

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



大雪至

■ 米丽宏

大雪至，寒冬始。
到大雪节令，黄河以北地区，最低气温已至零下。若有雪落下，地面也渐渐能存住了。雪色一涂抹，枯索的仲冬便有了新气象。河流山川，万里一色，银装素裹，境界拓开去许多。
那么，你以为隆冬最冷的是积雪吗？错啦！最冷，是北风。它们像一匹匹豹子般咩着利齿、耸动着脊背，自西伯利亚驶勇而来，嘶吼着、奔跑着、旋转着，扑击着……
它们带来了乌云，带来了凛冽，带来了封冻。风停后，空气触手干脆，好像还带着响儿。

初冬

■ 朱秀坤

天蓝，气清，没有风。多日阴雨之后，和暖的冬阳大大方方地洒落下来。人家的阳台上、小院内，晾晒的不是花花绿绿的衣被，就是碧绿生青的雪里蕻——呵，又到腌菜时节了，有趣的是那些带着缨子的白萝卜，翠绿养眼的锯齿叶片连在雪团似的萝卜上，像极了大头娃娃偏穿了件细腰绿罗裙。

突然一串“喳喳、喳喳——”声传来，是两只花喜鹊，停在一棵柿树上，啄食，黑白分明的花袄尤其干净，漆黑的尾巴在阳光下闪出几分钢蓝。两位毫不客气地各吃一个橘红的柿子，长喙扎进烂熟的磨盘柿子，几乎能看到溅起的汁水，甜蜜蜜地喷在阳光下，让人眼馋！树上的果实并不多，也就五六个吧，疏疏地缀在树梢上，是够不着摘，还是专门留给鸟雀的？说不清。不过，在初冬的庭院里，阳光晴得那么好，天空蓝得那样醉人，两只可爱的鸟叽喳喳叫着，倒丝毫不看出一丝冬的萧瑟，反添了些许生机，树上的叶落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三四片亦让霜打得通红。就在这寥落的红叶，两只喜鹊，蓝天下，树梢头，五六个柿子小红灯笼一般照着，如一幅画似的，好像白石老人就喜欢描几笔这样的小品吧？即便少了茂密的叶片又有什么要紧，那声鸟啼生机勃勃，不就是树上的叶与花吗？

与我一同观赏这喜鹊啄食图的，是白发萧萧的庭院主人，鸟儿吃他的柿子，也不恼，脸上却挂着笑，得意呢。若将他一并画进去，就是一幅“柿柿(事事)如意”的和谐图了。

初冬时候的银杏叶，黄得那样纯正，那样透彻，那样晃人的眼睛，也是一景。满树的叶片金鱼尾巴似的，在枝头招摇，雨天里，一片片簌簌而下，全都湿透，踩在脚下，“窸窣窣窣”，便有种凄凉之感。但遇上晴天，微风轻拂，抬头，一片片稀稀拉拉的还不肯落，被阳光照得几近透明，映了水磨蓝的天，特别的清新隽永。站立树下，捡起一两片小扇似的叶片，摩挲着、思考着，想到“暮看银杏势参天，阅尽沧桑不计年”之类的诗句，仿佛立在若干年前的某座古寺旁，山门前，老树下，面对渐行渐远的一个背影，漫山铺满银杏叶，空留一人暮色茫茫，种种情思涌上心头，人不觉就痴了。……

其实在我们水乡，初冬时的桑树叶、杨树叶、法桐叶也颇值得一看，不必多，疏疏朗朗的，无论在淅沥的冬雨中，还是在如瀑的阳光下，深深浅浅浓淡不一的黄叶，树下走着三两位行人，或背靠着一座红砖瓦房，有了烟火气息，也好看。

但我更喜到郊野，看芦花，看荻花，看醉汉似的乌桕扑在水面上，试想，在一望无边的水乡平原上，突然来一棵饱经沧桑的乌桕树，满树的叶子就像燃烧的火焰，多让人眼热，真能点燃心中的激情。乌桕的叶片细看起来就像小鳊鱼一样，风一过，活泼泼地在那里游动，影子映在水里，更像鱼儿在嬉戏，好玩呢。叶落，就有了洁白的乌桕籽，远远一瞧，几可与梅花乱真，难怪诗里写：“前村乌桕熟，疑是早梅花。”此时，同在水湄处，洁白的荻花映了日光，那种空灵与岑寂实在是美。而灰白的芦花潇洒地将花絮飘满整个苇滩，如雪似的，捏一管箫或笛，吹至月凉如水，该是怎样的一种清欢。

那天外出，不想在一小区域里竟看到些橙红的矮樱和绛紫的榉树，让人眼前一亮。更难忘的是三株木瓜槭，叶裂较深的红叶就如丽人的醉容，娇嫩润泽，活泛风韵，闪着诱人的光芒，真比二月花还要艳丽。树下是一儒雅中年，捧了本书，正埋头用功。

那一刻，冬阳如金，红叶正美，沐浴在如斯初冬中，心里真有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之感。

树上叶子被掠完，树枝丫杈全冻僵。万木瑟瑟，好像小时候玩“木头人”游戏，一声“木”，不许说话不许动，全“木”住了。

雪就那么开场了，像祖母长长的老故事，慢慢讲下去，讲下去。起初，是雪粒零星，“细沙”簌簌；雪霰撒着撒着，就变作了鹅毛。雪幕被谁“咏”地拉开，魔术师从帽子里抓出一大把一大把碎白花儿，接连不断地扬。一层、两层，几多层？魔术师自己也数不清。

大雪若落在晚间，窗外的世界便多了神秘。热闹的，却分明又是凄清的。又黑又重的大幕前，雪花妖娆起舞。她们舞步轻巧，踮脚掠过，如万千佳丽，水袖抛甩，缠缠绕绕，扑打着一格格亮亮的灯火。“唰唰”，“簌簌”，声如粒粒凄美的种子，人心，摇曳出诗意。

这样的夜，美得令人忧伤。
想那远远近近，荒村野水，都被层层雪花覆白了。万里山河，成了美术室里的静物，幽蓝幽蓝，一派端正苍茫。
村子和四周的山被冰雪包裹着，像鸡蛋壳

里沉睡的雏鸡，永远不醒，真正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啊。可是，皑皑白雪，更能挑动人心底里悲愤激昂那根弦。天涯孤客，关山飞渡，背景挑染一抹雪，气氛顿时卓异。看那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被一场苍茫大雪和一葫芦烧酒，救了性命，夜奔梁山。正所谓美人迟暮，英雄末路；本该是锦绣人生，却不料惶惶然，逃逃在一程风雪之中。浓重的夜色，纷飞的雪花，英雄英雄，从此之后，你有什么前途可言？

而《红楼梦》的大幕徐降，宝玉披着大红猩猩斗篷，一步一步，亦往深雪茫茫的天地里去了。雪地上的一串脚印，很快会被飞雪覆盖，像他不曾来过，像这个世界真的只是做了一个梦。那宝玉倒也坦然，像是千里万里回家，回一个真正的家。

雪夜读书，像捧着一捧渐渐融化的雪花，凉沁沁的，润人。

天不分东西南北苍茫一色，地不分远近高低银装素裹。皑皑白雪里，又有多少文人墨客，顿生那种欲与天地、与历史、与万物生灵对话

的强烈冲动；多少英雄豪杰以雪作赋，挥洒出气势恢宏的词章，咏出惊天动地的绝唱。“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纵横千里，旷达豪迈；“江山不夜月千里，天地无私玉万家”，喻玉而雪，玉润万家，真正的无私天地大胸襟……那一篇篇用雪堆起的妙文，是民族文化的缩影，是历史的丰厚沉淀。

亲近雪、欢娱雪、敬雪、拜雪、感恩雪，不只是那些文人墨客，也根植在所有人的骨子里。因为，雪是温柔和良善，是宏大和包容，是和融大干、涵养生灵的宽厚。一场大雪覆下来，成为越冬植物厚实松软的棉被。麦苗、小草正好躲在雪被窝里蒙头冬眠。次年开春，雪被子自行融化，一边融化、一边滋润。

在这个大雪节令前夕，我翻阅日历，一眼看到“大雪”那页上，有一句应景的诗：新的雪花覆盖在旧的雪花上，我将成为一个新的人。是的，大雪带来新生，也带来希望。让我们静待一场大雪吧。看雪野托举着微醺的阳光，领受一段新里程的荡气回肠！

丑橘

■ 王晓宇

街角的水果店里摆出了一种新来的水果，穿着金黄色的外衣，长得有点像橘子，但却分明没有橘子那份水灵。再细看，这种水果长得居然有点“嘻哈”范儿，暗旧、皱巴巴。

店主告诉我，说它的名字叫“不知火”，小名“丑橘”，外号“丑八怪”。我不由得惊叹起来，一个小小的水果居然和人一样，名字还挺多的，有户口簿上的大号，家常惯叫的小名，不知谁起的外号。

我猜想，在水果的世界里，大约也是要拼颜值吧！那些长得好看的水果赏心悦目，自然会被人多看几眼，就算不吃，也因养养眼。像草莓，娇小玲珑，鲜艳欲滴，是可爱型的；像葡萄，晶莹剔透、温润如玉；像苹果，红的绿的，大方得体，清香怡人；像香蕉，穿着黄衫，修长挺拔……

再看丑橘，长得似乎有那么点不尽人意，身材矮胖不说，大肚凸顶，表皮粗糙，凹凸不平，有的歪歪斜斜，似乎没有长好。再看颜色，也不够鲜亮，像穿了一件皱皱巴巴没有洗干净旧衣，摆在那里像是失掉水分一般，既无光泽，也不饱满，像个泄了气的皮球，灰头土脸，不招人待见。

这样不起眼的丑橘，却有一个挺文艺的名字，叫“不知火”，据说是源于日本的一个杂交品种。剥开厚厚的橘子皮，内里却是别有洞天，水灵灵的橘瓣让人充满惊喜，想不到丑橘是一个有内涵的家伙。丑橘果肉松软，汁水丰沛，酸甜可口，丢一瓣在嘴里，口舌生津，有一股淡淡的果香，沾染在手上，经久不散。想不到丑橘的味道这么好，想想它还有“励志”，不靠颜值，一样能让人过目不忘。

水果店的老板得意地告诉我：“你别看它长得不好看，味道却是极好，只要吃过，都会念念不忘，而且就算吃多了也不会上火。……”

丑橘外表虽丑，但却有一颗柔软甜美的心。我买了几个，准备拎回家给母亲尝尝鲜。丑橘不仅味道好，我还喜欢它的外号——“丑八怪”。这3个字，让我内心深处的怜惜泛滥起来。

看到丑橘，我想起另外一种水果——榴莲。

在水果的世界里，其实长得丑的远远不止丑橘。就说榴莲吧，也是一种超有个性的水果，不但长得丑，味道还特别怪，身上硬刺如矛，就连释放出来的那种味道也能退敌数里，喜欢的人爱得要死，不喜欢的人避退三舍。爱榴莲的人，喜欢拿它来炖鸡、煲鱼汤、做点心，怎么吃都不够。作家郁达夫曾经说过：“榴莲有如奶酪与洋葱混合的气味，又有类似松节油的香味，真是又香又臭又好吃。”

丑橘也好，榴莲也好，说到底都是不好好看。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犯这样的错误，以貌取人，或以貌取物。就连去早市买个菜，也会挑三拣四，选那些个大的、水灵的、光滑的、鲜艳的的。长得丑的大多被丢在角落里，无人问津。其实丑者何辜？自然造物，万物平等，只是世人肤浅，以自己的好恶来判断美丑。

傍晚下楼散步，我有时会不知不觉地走到街边的水果店，买几个新鲜的丑橘带回家，看书、喝茶，抑或灯下闲聊，随便瞅一眼案上清供的花草，旁边随意丢置的丑橘，窗口轻挤进来的微风，带动空气中微微流动着果香，使我心中会升起莫名的欢喜。

而这两者，是一个人或一段情，遭遇寒冬后，所必备的两大过冬利器。



秋原 汤青摄

冬生春心

■ 郭华悦

一棵树，遇到了冬天，知道得舍弃负担。

舍弃繁花，褪尽绿叶，将花叶藏于枝干中。没有了花叶的负担，树便能安心积蓄力量。等到来年，春风的手拂过，花叶便于枝干中，应声而出，又是一个璀璨的轮回。

一段水，遇到了冬天，知道该减缓消耗。

流水潺潺，流淌进了严寒的冬日。这样的水，便会以冰的方式，让自己凝固，减少蒸发，以对抗严冬。冰，是水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

与此类似的，还有动物。对于动物们来说，冰天雪地的考验，着实不少。气候严寒，食物短缺，这都是动物们的冬日大患。于是，有的动物便用“睡”的方式，将自己藏进了冬夜里，等待春天的到来。

一个人，遇到了冬天，该怎么办？

一味消沉，自然是毫无出路。于是，很多人下意识地做法，便是反其道而行，加快步伐。可落寞固然无济于事，激进就能解决问题？

生活是如此，感情亦是。

有些人，感情一旦陷入严冬的泥沼，便想着割肉止损。眼前既然看似无出路，不妨

另谋他路。至于原来走的那条道，就当此路不通。那个人，就当从未相识。

另一些人，则完全相反。眼前的一切，日渐冰冻，想来是自己做得不够。要打破寒冬，唯有快和热可破之。于是，加速加量，意图打破感情的严寒。

一棵树，一段水，一只看似普通的动物，身上都蕴藏着生存的智慧。在寒冬中，需要的不是完全停下步履，生怕遭受损失，从而丧失生存下来的本钱；也不是加快步伐，意欲突破，却反倒消耗殆尽，得不偿失。

放慢，但于慢之中，积攒着未来的希望和能量。速度上的慢，能让你在痛定思痛之后，有足够的反省，检讨以往的不是之处，从而对未来有正确的方向和规划；而积攒的能量，则能让你在看清方向后，有足够支撑你走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而这两者，是一个人或一段情，遭遇寒冬后，所必备的两大过冬利器。

十二月

■ 孙君飞

一月由一束小火苗开启
二月，家人团聚在圆桌旁
孩子们从烟花中挖掘出更多热闹

风筝把三月驮在背上
新植的树木用根须在泥土中
寻找到它们的时钟

四月烂漫，布谷鸟是住在声音里的芳邻
一个节日把透明的人们投寄给
门槛外的祖先
而花儿们已在风中画出自己

五月制造出更多工具
在暴风雨中选出船长，选出六月的向日葵
这是一个相信童话的月份
每一个大人都气喘吁吁地跟紧了惊讶
母乳养大最小的孩子
连布娃娃都有自己的玩具

七月的每一个白昼都有旗帜在正午怒放
远行的夜晚，你的额头总能触碰到星座
火热的秘密交给八月就放心了
水果走进口渴的房间，多汁的闪电开始枯萎
潮水涌向远方

九月的诗意由蟋蟀搬出洞穴，多须的大师们
歌颂崇高的蓝天和结满果实的树木
十月，月亮开满鲜花
幸福属于每一个拥有母语的人

丰收以后的大地，瘦美人行走四方
老人睡在粮仓旁，如同一个美好的神
那些落叶都会扫进十一月的口袋
有些像一块野地，期待着小雪、大雪

在十二月里多悬挂一盏红灯笼
没有实现的爱和愿望就交给下一年吧
请多邀请一只鸟进来吃光你的寂寞
辛苦一年了，也对自己说一声谢谢
愿你用梦和温暖结束最漫长的那个黑夜



■ 王国梁

她们一边看一边聊，说话的声音也很小。夜晚显得更加安静。母亲一定会时不时起来，朝着窗外张望，然后轻叹一声说：“唉，这么晚了，咋还不回来？”灯光静默无言，却照彻夜空，也点亮我心中那盏灯。我跟母亲和妻子说过很多次，让她们不要等我，先睡。可她们从来不听，为了让我回家能够看到自家亮着的灯，为了让我开门后有人相迎。

汪曾祺说：“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我觉得，只有在归途，才能更深切地感受到灯火可亲。不管我们的归途多寂寞，最终赶往的都是家。只有家的灯火，对我们的诱惑力才是最大的。想想有家人为你守候，有灯火为你而亮，连脚步都会变得轻捷。朋友老李独自在异乡打拼，一个人租住在简陋的房子

里。他经常不回家，说家有啥可回的，里面连个人都没有。我理解他的感受，没有一盏为他而亮的灯火，家充其量只是房子。有了灯火，有了为你点亮灯火的家人，家才是真正的家。我亲眼见过春节前老李归心似箭的样子，每天跑东跑西买礼品，忙得满头大汗都不肯休息会儿。每年他都是第一时间抢购车票，不惜使出浑身解数。因为，千里之外，有一盏为他而亮的灯火。

归途灯火暖，人间温情在。我抬头凝望着那一扇扇火通明的窗子，觉得那种光亮是那么柔和、温馨，像是慈爱柔情的目光一样，让人恨不得一下奔过去，投入家的怀抱。家的灯火可亲，还在于它的无限包容。我在猜，这一盏灯火在等谁？哪一盏灯火在等谁？一盏盏灯火，都在等待属于自己的夜归人。无论你在多么偏僻的角落里，充当着多么微不足道的角色，家都会给予你最温暖的拥抱。

心中的灯火被点亮，力量陡然升起。这样想着的时候，我到了楼下。抬头看到自家的窗子，那柔和的灯光让我的眼睛似乎湿润了，鼻子有点酸。我使劲吸吸鼻子，迈开大步，向家走去。……